

1938 年,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在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率领下东征,在豫东大地书写了一曲英勇壮烈的抗日战歌——

西华抗日部队：十八勇士血染马路口

□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张洪涛

马路口：村民铭记战事惨烈

核心提示：1938 年夏，徐州、开封沦陷。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以阻日军。黄河水一泻千里，形成黄泛区。豫东等地一片混乱，日寇更是肆意烧杀抢掠。危急时刻，中共河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把工作重点由一般救亡运动转变为武装抗日斗争，在豫东组建两支抗日武装，一支是河南省委委员、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领导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一支是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1938 年 7 月，睢县沦陷，群众饱受日军蹂躏。河南省委根据党中央“我向敌后发展”的方针，指示西华抗日武装除一部分留守外，其余深入敌后积极主动抗击日军。沈东平按照上级指示，动员部队准备出征，到敌人后方去展开豫东抗日游击战争。

1938 年 7 月 16 日，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率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组成东进支队出征。东征过程中，自卫军沿途宣讲抗日救国道理，消灭伪顽 300 多人。部队行至太康县转楼时，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吴芝圃专程迎接。这也是吴芝圃在敌后抗战首次得到兄弟部队支持。

东征途中，沈东平率领的西华东征支队打下太康县城，随后驻扎在位于睢杞太边区的平岗镇，这里离日军据守的河堤岭仅 6 公里，可寻机与日军作战。

7 月 28 日上午，也就是在平岗驻扎的第三天，沈东平率小股部队侦察，并在马路口村召集群众讲话。这时，他得到情报，驻睢县日军到平岗换防，还押有一批重要物资。沈东平获悉这个消息后，决定打鬼子一个伏击，争取日军这批辎重。

马路口村紧邻睢柘公路，位于睢县县城和平岗镇之间，西南距平岗镇 5 公里，北距县城 10 公里，是平岗镇进入县城的交通要道。

沈东平带领一大队二中队的 70 多人和手枪排，悄悄隐藏在公路两侧的高粱地里。上午 9 点多钟，日军运输物资的马车队进入伏击圈。沈东平高喊“开火”，路两边的高粱地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有几个鬼子应声倒地。日军慌乱之际，战士们跃出高粱地冲向日军。日军被动挨打，退向村内。沈东平见状，安排手下打扫战场，抢运战利品，自己带领一个小分队进村，追击残敌。与此同时，附近河堤岭据点的日军听到枪声，增援部队很快赶到，重重包围了村庄。一场惨烈的战斗开始了。

接下来，激战究竟怎样惨烈？沈东平等十八勇士是怎样壮烈殉国的？

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之际，2020 年 8 月 11 日，周口报业传媒集团《红色记忆》采访组一行，先后来到商丘市睢县河堤乡马路口村烈士牺牲地、平岗镇小学英雄迁葬处、睢杞战役烈士陵园十八勇士墓葬群、杞县水东烈士陵园，还原那个壮怀激烈的时刻，缅怀一个个倒下的先烈。

8 月 11 日 8 点多，记者一行来到马路口村时，被这个豫东小村吸引。翠绿的槐树、墨绿的杨树掩荫下，多幢农家二层小楼显示出村民生活的安逸和舒适。村里的条条道路水泥铺就，家家门前种上了蔬菜，豆角扭着秧歌顺着竹竿攀爬，一派温馨景象。

睢县县委党校王翔宇副校长是马路口邻村人，他所在的村庄曾和马路口村在一个生产大队。少年时代，王翔宇就听当地马路口战斗经历者讲述过十八勇士事迹，并对英雄事迹进行了认真研究。在他的热心帮助下，记者一行深入采访，探寻英雄的红色足迹，表达对先烈的崇敬和哀思。

能目睹这场战斗并且能记住的村民，年龄也应在 90 岁以上了。王翔宇对这个村庄很熟悉，他为记者找来了 90 岁的村民王学申。

在马路口村头，面对当年杀敌的战场，记忆力及身体素质良好的王学申老人讲述了所见所闻。此时，蝉鸣阵阵，村对面绿油油的田野在微风吹拂下，翻起阵阵“绿浪”，形成天然隐蔽的“青纱帐”。

提起那场战斗，9 旬老人王学申清楚地回忆起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参谋长沈东平以及副司令员兼东进支队司令员胡晓初。他说：“战斗打响后，枪炮声、喊杀声乱作一团。当时我还小，俺哥还背着我跑了一会儿，老百姓也都往外跑。后来，鬼子越来越多，沈参谋（长）带领一部分人撤到马路口村黄家木质堂楼。鬼子武器先进，往楼里发射炮弹，又放火烧楼，还动用燃烧弹。最后沈参谋（长）等人不幸遇难……”说到这里，王学申沧桑的脸上充满遗憾。

讲起 82 年前的往事，仍能脱口而出沈参谋（长），足见沈东平率领的队伍给当地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平岗镇：“守墓人”传承红色故事

马路口之战，十八勇士壮烈牺牲是豫东抗日武装的重大损失。十八勇士牺牲地——马路口村黄家堂楼在战火中早已化为灰烬。烈士的血迹也无处寻觅，但却深深融入了豫东大地，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不屈不挠的丰碑。

据睢县党史记载，马路口战斗结束后，为防鬼子报复，睢县共产党员苗家树（苗铁峰）、苗久润（苗泽生）父子带领群众将十八勇士遗体从马路口村运往平岗埋葬。

在创建豫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沈东平以大量的工作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他在豫东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和 17 名战友牺牲之后，西华部队官兵望着勇士们烧焦的遗体，悲痛欲绝。战士们抱着烈士的遗体，人人哭得浑身发抖，泪水浸湿了土地。

下葬当日，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吴芝圃受中共河南省委委托，举行了追悼大会。吴芝圃号召全体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狠狠打击敌人。会上会下一片悲恸哭泣，十八勇士的家属代表发言，表示与日寇血战到底。

噩耗传到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竹沟，省委领导同志扼腕长叹。8 月初，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赶到西华慰问，并将噩耗电告中共中央、毛主席。

在平岗镇，记者见到了平岗镇文化站站长、80 多岁的苗家忠老人，以及曾在平岗小学工作 35 年的刘光远老师。他们都是热心红色文化的志愿者。

马路口战斗结束后，为什么要把烈士葬在平岗呢？苗家忠老人介绍，1938 年，平岗附近的苗楼村地下党组织比较活跃，将烈士葬在这里也是为了保护不被日军破坏。为了永远铭记烈士，当地党组织特意把每位烈士的大名镌刻在砖头上，随同下葬。

刘光远老师退休后，被返聘到学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62 岁的他，指着校园北侧的教室说：“许多年前，这里

对于这场战斗，王翔宇副校长说：“我小时候听支援马路口战斗的一位孔庄的民兵说，战斗打响不久，当地民兵和胡晓初部下都派兵增援沈东平。驻守睢县及河堤岭（乡）的鬼子、伪军得到消息也纷纷出动。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沈东平等人掩护其他人员撤退时，被困黄家堂楼。前来支援的民兵喊他们快跳楼，双方的喊话声都能听见。但日军火力太猛，增援人员根本冲不过去。直至鬼子使用了燃烧弹，沈东平也没有往下跳。战斗结束，鬼子很快撤离。打扫战场时，人们发现沈东平等十八勇士被烧死，年龄最小的才 17 岁。当地群众在马路口附近就地掩埋了十八勇士，第二天迁葬于平岗镇。”

王翔宇介绍，参加增援的这位孔庄民兵早已去世。在那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侧面击中他面部，从此面部留下一个豁口。战争造成的痛苦，往往不是后辈人所能想象的。

睢县党史办编辑的《睢县英烈》记载，“驻平岗的西华部队得悉沈东平被围赶来增援，中途受日伪阻击，反复冲杀难以接近楼院。十八勇士退守的黄家堂楼分上下两层，前后是坑，皆有水，敌不易接近。日军在屡攻不下伤亡甚多的情况下，动用钢炮、轻重机枪猛烈攻击。沈东平等人居高临下，沉着应战。鬼子在楼前墙角、水塘边倒下十多具尸体。下午，敌人挑着秸秆烧楼，残忍地发射了燃烧弹。堂楼被击中，十八勇士在熊熊烈火中壮烈牺牲……”

十八勇士将青春永远定格在马路口村，血染这片土地，唤起更多人拿起猎枪逐豺狼。除沈东平外，另外 17 位勇士分别是和金玉、张九龄、陈书然、袁富海、郭文堂、郭收、刘力峰、李天桐、王登科、王复礼、李立洋、裴学仁、郭启云、李应希、肖尚勇、张文彬、李长兴。

还是一片寨墙，当年的烈士墓就在寨墙外面的土坡上。那时，这里荒无人烟。”没迁墓之前，每年清明节，学校组织学生在这里扫墓，讲十八烈士的英勇事迹。在这里上班后，刘光远老师就像忠诚的“守墓人”，送走一代又一代学生，讲了一遍又一遍烈士故事。

2002 年 10 月，马路口十八勇士之一李天桐烈士的女儿李晶和丈夫曹随义（曾任青海省委秘书长），在周口市人大常委会、睢县县委有关负责人陪同下，一起来到平岗祭奠。后来，曹随义写了一篇《泪洒平岗》发表在《周口日报》，表达了对岳父李天桐烈士的深深怀念。

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李天桐烈士女儿李晶在墓前放声痛哭，所有的不幸和委屈化作了哭声和泪水。李天桐牺牲时年仅 20 岁，当后人第一次来祭奠时，已是 64 年以后的事了。

从《泪洒平岗》文中可以看出，当时这十八座坟墓没有墓碑，分不清哪座坟里埋的是哪位烈士。村主任找来了时年 83 岁、曾参与掩埋十八烈士的村民韩孝远。韩孝远对他们说，掩埋烈士时每个坟里埋了一块砖，上面刻有每个人的名字。

当时，睢县县委主要领导决定将十八勇士墓迁葬睢杞战役烈士陵园，让更多人知道十八勇士事迹，同时也是向十八勇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后来，在平岗小学后院立起两通石碑“革命烈士纪念碑”“卫国烈士纪念碑”，主要是为纪念马路口之战牺牲的 18 名勇士。碑刻上面详细记载着十八勇士的姓名、事迹等。

据八旬老人苗家忠介绍，这两通墓碑，主要是当地退伍军人及民兵自发筹资捐建的。

2003 年清明节前夕，在睢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主持下，十八勇士坟墓由平岗小学全部迁到睢杞战役烈士陵园，将烈士葬于苍松翠柏之中……

（下转 6 版）